

著名學文界世

事故的洋平太

著 (VANLOON) 龍房

行印局書衆大

目次

第一章	巴拿馬運河	一
第二章	沉寂籠罩在達令海峽	八
第三章	先史時代的太平洋	一七
第四章	其他探測工作	二〇
第五章	波里尼西亞的最早歷史	三〇
第六章	太平洋的二次發現	五〇
第七章	搜尋南部的一個不知名的大陸	六七
第八章	亞伯爾塔斯孟將新荷蘭盡在地圖內	七七
第九章	雅各魯格維納	一〇一
第十章	詹姆士科克船長	一一一

——爲什麼一個人的偉大的經驗，僅如此地簡單？

我在孩童時代已聽到過巴拿馬運河的故事：——

在五十年以前，我祖母的一位兄弟，遷移到巴西去。他曾逃脫了黃熱病，和屢次革命的危機，也曾積聚了一宗碩大的財產。

當我約在六七歲的時候，他便回歸到荷蘭來：——他同他的家庭回來，更帶着那不可思議的，烏眼黑髮的女孩子。——他們的來臨，常使我們那個荷蘭小村裏的人感到奇特。但他們終因不慣鄉居，而又遷到巴黎和黎弗拉的附近去了。

因爲在那邊，他們可得到些豐厚的拉丁風趣，比在這裏僅能在晚上，和幾個不大相熟的，帶有同他們溫柔美貌相違的，斯巴達粗健的堂兄叔伯會面要好得多！

我懼怕那些法國的旅居地，尙不能說是他們的安全地。因爲有一天，他們竟遭受一次永不能回復的恥辱！——他們本時常在誇耀着，他們的那把烏黑的頭髮所編結着的辮結，直拖到他們的足跟；可是，一天，他們正爬上到芳登布羅的公共汽車上，車廂中是十分的擁擠，他們被擠來擠去，當他們到達目的地時——啊！是一個可怕的發現：他們的髮結是被竊去了！

在前世紀最後八十年時，髮結的被竊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所以，往往在那些奇怪的小帽下，可看見那些人工製造的假髮結。雖然至今已有五十年光景沒有看見了，那假髮的供給極爲有限；——因爲當時許多中國人，都不願把他們自己的辮結脫去的！——於是，產生了一批專以竊髮爲職業的人！不但在巴黎潛行竊髮，即在大陸上的各大都市中也是如此。那些可憐的波蘭人，最易爲其侵害，數十年來梳弄的心血，竟被一剪便竊去了！

尙有其餘的事，也曾在我年青的心靈上，深鵲了不能懷忘的影像；使我對那些法蘭西人發生注意。——那伊佛爾塔影，也在那時（是舉行「大巴黎展覽會」的時候。）在墨水匣，鍊鍊，文具匣的形式下呈現於我；最後我那些慷慨的伯叔們，從勃弗落皮爾，贈給我那些大展覽會的展覽品中，帶回來的印第安人的衣服，更使我變成一個熱誠的注意法國的人！

可笑得很，當時我對於那些感覺，竟使我努力於法語；我勇敢地學習着那基本的字母，和其他一切比

我們荷蘭語更繁複的問題。我更從那我們新教會裏的教會問答中，獵取些對於法文有關的解說，以後我竟可以把那每星期從書局中寄來的華美圖繪的標題，也能翻譯了；我並且更從李賓澈先生處學習了怎樣做上等人。——李先生以前是開擊蘇擊士運河的一員，他現今正在參與開擊巴拿馬運河，但他竟不知何故地，竟被送入了法國的監獄！

「巴拿馬醜聞」直到後來我才知道，當時我僅得知了關於那劃分太平洋大西兩洋的那條狹窄的地形：那邊是崎嶇山地和天險峻嶺，住居着大批的野人和可怕的鱷魚。

但那些幼稚的回憶，怎樣能繼續寫下去呢？

它們正像園中草地上的黃草，你能鏟去它，毒死它，燒掉它，但幾天後，它們又得長出，等於以前沒有把它們處置過一樣。所以，結果是雖然已近五十年了，但巴拿馬運河在我腦海中遺留的印象，不過是一個高山地帶，有着濃鬱的森林，有野人，有鱷魚……

當在一個險惡的時光，那船上執事敲着我的房門而在說：

——先生，不消多時，我們已經達到了克立斯土背爾……

我急忙地穿上了長衣，套上了一雙草鞋，跑到甲板上，我自己聽到我自己在說：

——真是天曉得，船長走錯了航路了！我們正在向荷蘭的霍克進發了。

遠處的景象，正如我故鄉的海岸一樣，而那我所認為的運河入口處，真和那馬斯河，或斯格爾脫河的入口處一樣。

當我們比較靠近了些的時候，我注意到了幾點相異的地方：每樣東西似乎都不很平坦，那邊除了有幾個很低的小山外；我將不覺得，我們已將近那個懸懸有禮的美國政府，在意大利發現人以後，為避免與平原缺口直接接觸，而在計劃中的，運河的北部入口處，所建立的在上世紀的中葉即被呼喚着的古隆！我們還認為是船隻已抵達落吞潭呢！

「老古隆」的種種，能遺留至今的極少；那威廉阿斯拜威爾在那開發時期，（公元前一千八百五十年）所建造的橫渡運河的鐵路的終點，現下已被名為阿斯拜威爾了！這個名詞，對現代的巴拿馬人似乎很是炫惑，所以，不久便被改為比較簡單易記的古隆了。（帶有我們的哥倫比亞的意思。）

但不久此處也被遺忘了，街道變作了草叢，真是培養黃熱病蚊蟲的理想地帶；在一千九百零三年的時候，我國政府在一夜革命後，才得到這直通太平洋大西兩洋的地帶；在和平條約的某款中，規定了美國有權

控制這現今已變爲巴拿馬共和國的大都市的一切衛生事宜。

其餘的故事，皆可以「喬格斯」(Gorgas)一字來代表，因爲假若沒有這現代的奇人的計謀，則將至今仍沒有運河可通！那邊仍將爲(正似可憐的利斯撒時代一樣)充滿了坟墓，是那些可憐的西班牙人和法蘭西人，在法蘭西運河公司統治下，爲在這滿佈了瘧疾和黃熱病的地方，開掘那條溝渠似的葬身之所呢！但現今呢，那運河地帶已變爲一健全區域了！在那邊竟沒有一隻蚊蟲可生存，正如同冰雹不能降落到海蒂一樣。在二年中，那個沉默寡言的南方人，已成就了他那偉大的工程；以後便把此事交與美國軍隊的另一位大員，去負上實際開掘的工作。——這使我們重憶起白爾坡在一千五百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的晚上，(即是從那恬靜的達令山峯上解決了「大南海」的問題，而被擢升爲「上將和總司令」的時候。)他所夢想着的那溝通太平大西兩洋的計劃，現在總算是完成了！

可憐的白爾坡啊！可憐的，嚴厲的，苦幹的，實幹的白爾坡啊！——他不停留地開鑿和橫渡那運河，建造了城市，興築了砲台，不斷地把他征伐的報導，送向遙遠的西班牙的天主教化的聖王陛下處。其餘的人，也會在更愚笨的方法下，想從事於此項工作。

有人曾得到此項工作的機會，但這機會是以遠征軍把白爾坡逮捕以後才得到的。一個出行的使者在四年的苦悶後，才爬過那著名的山嶺，呼喊着他的勝利之語：

——那邊是了！

但那太平洋的發現者，竟被當作奸細，當作國家的仇人，而被解職斬首了！

我們時常聽得有人說，那些共和國是不愉快的因素；在運河的領域內，這話似乎並不存在，那運河的開鑿者哥斯爾，和那使開鑿變爲可能的喬格斯，都被政府虔誠地紀念着和讚譽着！那一筆「年息金」，也將使「私人企業」的信仰者驚恐，就是那些有名的商人，如美國藥物公司，美國機械公司，所得的收入與其相形之下，莫如平日所費的煙錢一樣的不足爲奇了！——我雖然並不是一個經濟學家，不能得知牠的真相如何，但我願在此間略費一點時間，以便先來敘述一下近幾年來牠在我心頭的印象：

我過去曾做過新聞記者，所以我曾和許多陸軍和海軍的官員接觸過；我是對於那些關於不滿於缺乏勇氣的，易受安挪坡立斯和西區人作爲笑柄的，那些我們近代的開明的人們的反對者，表示同情！他們申述着那些無意義訓練的無用，他們責罵着那教程的太形狹窄和反對着那在軍部壓制下心理的受拘束。所以我得到下面的一個結論；除非那些從我們兩個軍校畢業出來的學生的操行，比他們的普通學校的學生好，那

末我將認為他們一定像大學裏高班的教授，簡單而直接，他們是只知服從，唯命是聽的人物而已！

今日他們竟被命去擔負起在太平洋中許多小島上的行政，明天他們也許被命令在二十哩的山地上去開掘戰壕，或則在茫茫大海中去找葬一個失蹤的航空員，或如何去施行一個敏捷的航行，在不引起那些在東京帝制的人物注意下，而去阻止那日本的潛入者。——他們在勝利事件中所得到的報酬是等於零，相反地，在失敗事件中他們所受到的責罰倒是最大不過的。可是，很奇怪地此類人並不因此而有一點減少；因此許多不贊成軍國主義者，便把此等事件作為譏諷了。

此種職業者的收入的少，或是事實；但凡能恪守那幾條所謂「做一個好人」的條文，即可得有固定的薪金。無論在平時或特殊期間，祇要美國本身不破產，他們總可領到薪金的，所以我們那衣服上鑲着金邊的公務人員，將永沒有因凍結即不能履行職務的危險！

更且，其進步雖較遲緩，但完全是自動的，即那些最有野心的年青人的進步，也不比那些在海軍部頂樓上的狹小辦公室裏的，專事吹牛的職員更為上乘！

這是我們很容易從我們的和平主義者，和智識階級的言詞中，所能聽到的東西！但在我記憶中的美國的公務員並不如此，正相反地，我發現他們正是勤於服役，並特具效忠獻功的精神，這是和其他的職業不同的！

我時常懷疑此現狀的為何存在，並何以有許多絕對有為的青年人，都極願去繼任那遺傳下來的商業的報價，而存在於他們自己也不知曉不能在此處可得的經濟的職業；我已找到一個答案，他們喜歡那種事業，是因為他們自己感覺到自己，不能參與那作為人類經濟生活的始終點的競爭的緣故！

我不再準備去申述這種態度對與不對，我想，這全是依照着你的生存環境而不同的，好像普通講起來，一般人都以得以餘物售與他人為樂，但也有人願為購買他不要的東西而追蹤商賈以致置餓死於不顧的人！最可憐的人是那些被迫去試驗自己和出賣自己的人！

陸海軍人員都不是本定去做此項事務的人，他們的工作是永遠地被暗中觀察着的，他們的個性，是全被那些曾和他們同在防地，或軍艦上住居過的上級人員，洞悉無遺！他們的習慣風俗和行為，是通常大都知道的！因為我們總是人類，而不是天使，所以總有那由於喜歡與否，而產生的對於職務上的好壞。但是那些「壞」的地方，是在被適當的制裁而逐漸減少中；總之，當一個軍人不決心放棄他在競爭制度下的奢侈生活；他命成衣匠替他做一件釘有一個黑鬚或鐵鉗的制服，他必知道他的將來將完全依賴他自己的力

量，他將永不將自己引入那喪心病狂的損人利己的商場生活！

有少數投機分子及懶惰分子，或能倚靠大眾的稅收得能享受片刻，但這種人的數目很少！其餘的則大都是優秀的或低劣的人，他們有的是「不願意」，有的是「不能」，總之他們為欲求得更大報償而反對競爭，但有時他們也有虧失的危險！

以上是建造巴拿馬運河的人物，現下我供給一些關於此等人物的小統計，和他們所發見地理上的有利事實。大多數人當然都能知道巴拿馬運河並不是真正地像一條運河，含有那原文 *Canaa* 水能自由流動的，像洗滌間裏水管中的水似的意義。——它並沒有掘下泥土，像普通的運河那樣的；相反地，它是流動在地面上的，它是在水平線以上，站立在加登湖附近，高出地面有八十五尺之多！

那著名的 *Culebra Cut*（為紀念當初建築之難而稱為 *Gillard Cut*）是有四十五尺深，但它的河底，則已高出水平四十尺以上。幸運的現下該運河的闊度，除伊利沙白號，瑪麗號，和諾曼第號尚不能在狹處通過外，其餘船隻皆可通行；每年有二千九百萬噸船隻經過此河，（僅比蘇士運河少七百萬噸）我們可以不必以此河不會繁榮為憂了！牠們竟是超過了現時代應有的文明，而造成了現階段特殊的貢獻！

那運河也經過一段從南邊至河必有五英里闊的美國領土，但沒有把它被置於那賽亞都羅斯福造成的巴拿馬傀儡共和國統制下的，巴拿馬和古隆二城市包括在內。這些地方皆為公有，在政府管理之下，所以衆皆主張應由政府所有，因此地本為政府所管轄而非為私人所經營之地。

那邊「效率」的風氣似乎很盛，好像那邊有一種小的電氣車，它可拖動你的船隻，在極短的時間內，來往於此水輪之間。它的衛生設備，使你竟會夢想叫你會長生不老；但有許多關於機械技術方面的工作，仍須日夜地趕做，使河身不致淤塞。使來往歐亞的船隻，保持向定的速度來回，不受損害賠償。它不像蘇士運河，流動在廣大的沙漠中，而須時常為安全而疏濬它！這一條運河的情形完全特別，我在下面將給一圖以便便於明瞭。

假使你要從大西洋邊進入運河，則你首先須經過那立門海灣，在那邊有古隆城，不久，兩岸漸漸狹窄，引你入運河之道，直上加登水輪。在那裏，有趣的航行才開始，因為在那時，你的船就開始向上而行；在這裏航行者應注意每一段路程，因為那時正在工作着把你的船隻推上水輪中，然後把再它吊上約有四十尺之高，此項工作極為技巧和輕易，當你仍在等待船上電影開演的時候，你會發覺你已在平安地駛過加登湖了。

先說到那水上電梯的事，在運河上有那小型的電機，它在和運河平行的鐵軌上行駛着，它把你的船隻拖進那第一個水輪，頃刻間那邊門關閉了，同時你的船隻也即上昇了。如此經過兩次以後，你才發現你是在上游了。你是正在高出水平約八十五尺的處所。

當我們經過運河的那一天，正是天氣晴朗；我殊不知天雨時它的景象又將若何？但前進不久後，我便受到那富有熱帶風味的陣雨，洪水，和狂風暴雨；更相隔不多時光，是一個奇特的早上，忽然陽光普照，所以不覺快慰異常。原來那是真實的大湖已經來到，這邊的景象太消沉了的緣故。——因此，我們不難體會到挪亞在三十九天不見地面的航程中所感受的一切了。

現今我們則僅在廣野中航行，到處可望見樹木的尖端，遠望起來正似在水底生出的樹梢；同 Doss 所描述洪水時的景況相彷彿，在從前，在不久以前，那些樹林正是享樂地生存着，它們既自由又得任性找尋着快樂，雖那邊也有着熱病和種種危險。但它們還得能戰勝一切而生存。在它們的根盤之旁，散佈着土著的居所，土人們在六弦琴的音響下跳着舞吧，塔輪梯拉和探戈各式的舞蹈，他們靠熱帶水果而生，他們也死如蒼蠅；——他們的親愛的妻子和孩子也是如此。——死於各種可防止的疾病，從癩病到心臟病，從腸熱病到肺結核。但他們正同那些樹木一樣地自由自在，找尋快樂；我所以提起這一點，就是給那些視土人們為可憐地，住居在沒有開發的無知地帶直到白人擊破了他們的天堂，迫令他們穿衣刷牙，把他們的兒童送到紅十字會醫院去打針，防止腸熱病的傳染的人們的一點小慰！

我們在抵達新日內瓦的海岸前，我們已可看到很多的土人，但我們在立夢海灣沿岸所見的土人，在同那白種人到達後的那些淺色人的貴族相較起來，則較謙遜多憂！大部份的土人似乎都感到生活艱苦，謀生困難，他們的生命全被他人控制着，一點都不能自決。所以他們正一點也沒有事做，真像一隻可怕的蚤，咬的大馬不能救他自己一樣。

可是，在他們憂愁的日子裏，也有一完全快樂的日子！是他們前代遺下的風氣，那就是他們的生辰！因為要計算他們的生辰，所以年齡的問題，是極為重視的。

在一個晴朗的早晨，從那被他政府所統制的白人處，派來一個代表，告訴他們須行遷讓，祇要交給他們一把不值錢的比盧便可解決。——他們雖得了錢，但他們並不實惠，他們都把錢用在那政府舉辦的獎券上，或者買些不值錢的飾物給與妻子，買些不消化的糖果給與兒童。所以不出一星期，錢是早已用完的了，而他們則已遷到附近的山谷暫住。——他們虔誠地祈禱着他們所崇拜的神，求神不再讓人侵害他們現在

的住所！

我孤寂地估計着這些事情，也許我的見解是完全錯誤。他們也有感到不快的時間，正如劈爾格理斯和史克樂塔分離時的情境一樣。但我甚為懷疑，因為其中有幾個土人是新教徒的血統，若是真的話，那末他們可以開鑿他們自己的運河，他們更可安逸地，坐上從紐約到舊金山的專輪。但事實上並不如此，他們正生存在可怕的境域內，充滿着半年夭折的恐懼！雖然現下他們之間也有已變為基督教徒的，但他們可憐的靈魂，仍居住在那昏暗的可怖的地帶；他們現今更受難着，那白人爲使他們免染到傷寒病和其他致命的疫病，而給他們的注射！

我看到了那壯偉的樹木，依然伸展了牠那蒼白的枯枝，仰向着天空的情況，我不由然地產生了以上的感慨！因爲在世界上很少有如此痛苦的境狀，從我以前山居的經驗中，我深刻地欽慕着那些樹族的勇氣。它們去克服一切連我們人類也難戰勝的環境，而堅持着他們要生存的意欲。它們有時竟能在山岩中的一小片泥土上生長，抗衡着暴風狂雨的侵襲，在那連小昆蟲都不能存在的惡境內生存！它們若能活過十年，則便容易生存了。但在幼年時，生命最是危險，因爲在那無情的風暴下，它們可隨時隨地的，被那咆哮着的顛狂者，所摧殘啊！

風暴，能使它們首先左右搖動，而後使它們似古羅馬的劍客，受圍攻而倒下，最後更在酷烈的奸計下，把它們的手臂都折下，把它們的背脊絞扭，再裂斷它們的腿足，但它們好像那在古代加羅林人底英雄傳上的英雄，它們英雄地抗戰着，依着那堅韌的老根，不休地戰鬪着，若老根也一旦亦被拔除，則那些每春所長自芽頭的新後代，將繼續抗爭，它們告訴着世界它們有一口氣，它們必繼續抵抗強暴直到永遠。

現在我還是回歸那運河的鼓寫的好：那橋樑，那河流，那隧道，對我都像有特別的吸引力，它們好像人類對大自然挑戰的勝利的戰果。大自然使它自然地成爲一個美麗的領域，在其上更挖掘了許多的川流，而向着人們說：

——我的孩子們！現在你們可在這可愛的境域內住下。但你們應得記住，你們應各人住居在自己的範圍內，因爲我已經給你們分配好，使它們足供你們的應用！

在開始的時候，人們因爲不能做什麼，當然祇得服從，但等到他們可以把羊皮充滿着空氣，或用藍子提泥土的時候，他們便推進着他們自己，和他們永不滿足的好奇心，橫渡着海岸，去找尋對岸海濱所隱藏着的祕密了。稍後，他們更把編成的小筏變造了船隻，最後便又丟棄了一切不可靠的交通工具，而建造了

橋樑。自此以後，河流再也不是在他們進程中的不能避免的障礙物了。

煙道也是如此，它使山嶺似若沒有一樣，它使大自然在千百年來，把它們分開着的村落聯合起來，同時那些運河，正如我所喜歡的蘇彝士和巴拿馬運河，因為它們在大自然已安設着一切的地面上，再印上浩長蜿蜒的壕紋。

大自然更建造了一個碩大的障礙物，把美洲永分離為東西兩部，當我們的祖先欲從靠近大西洋的一邊移到太平洋的一面時，他們必須使用帆船在數千里的航程下，化費數日的時光去廻繞那浩遠的島角。在一世紀，二世紀，三世紀以前，我們祇乘着小船，依從着自然的指揮，即是有錢的人從東方來，也必先經過馬尼刺而到巴拿馬，更須用土人或驢馬背着東西在陸上進行，再經過那叢山峻嶺的海峽地帶，然後再趁大帆船駛過另一海洋，而才抵達西維利的堆棧。

後來，那輪船和那較安全的得能從好望角行走，已使中國和歐洲的距離減少得很多。但那西尼愛大沙漠和那達令山嶺，仍使直接的通航不可能，在前世紀的中葉，山石突被那鐵路公司的軌道所穿過，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日的那一天，世界上的船隻都被邀去航行那可避免一切暴風劫的，現今美國的艦隊祇須一天半即可從太平洋通到大西洋的那條水道了。

當從前白人首次經過那海峽時，有人就有那想用運河來貫通兩洋的意念，但以前的種種想念，不免都帶有些「夢幻性」，可是在幾年前，荷蘭人則有了特種的成就，在這世界的一角上，建造了開掘運河的計劃，可惜我遺忘了當時的一切詳細的情形，我陳述它，因為有許多的博學者都在找尋合宜的題材去從事研討，但這個或許是很適合的題材了。事實上荷蘭人精於挖掘運河，已把太平洋的歷史更變了。

但不幸地當時有着黃熱病，和瘧疾的流行症，正像一八八八年利養潑所遭受着大失敗的情狀一樣；同時在利養潑時代的法國錢幣，也呈貶值的現象，但在威廉大帝治下，雖然沒有這種內在的困難，可是，他也不免仍為這偉大企業困難所擊倒！終究無能為力，直到最近一千年以來，航空機超過了蒸氣輪的時候，羅斯福總統才依據了以前哥薩爾斯和喬格斯的遺業，及其他偉人的供獻，給了我們此條巨海！這是它得生存世間的過程，是極有意義的過程，我們似乎都為着那偉大的事物而生死呢！

第二章 沉寂籠罩在達令海峽

在靠近巴拿馬城的太平洋沿岸，有着那愉快的散步場。它通常都被人們稱為海濱的大圍牆。因為它正是

古代爲防禦西方的敵人，而建造的花崗巖城牆的形影。或許在三世紀以後，也有人會坐在總督島上公園的板凳上，滔滔地講說着我們現在紐約的情形；他或許感嘆着隔河紐約城的毀滅，因爲每個人都愛慕那宗教傳教師所說的「四大皆空，萬事皆空」的悲調，撫摸着灰白的鬚鬚，默思着一切人類的努力，都不過是暫時片刻的形影。——這裏本來是一個帝國的中心區，而今只遺留下幾堆慘白的瓦礫地，它表露着人類的一切企圖，正是渺小無用。

這巴拿馬小鎮，雖不若把爾密拉，由勞愛，或巴比崙的重要，但數世紀以來，它是這新世界上最重要的商業中心，它雖範圍狹小，但也是歐洲白人用來規奪他美國鄰居的根據地呢！

在巴拿馬指南一書中，我們可知巴拿馬本來是豐饒地建築着極多的大廈和教堂。從幾個殘存的教堂基地上，可看出當在十七世紀的前半期時，巴拿馬的人口，不過在二千和三千之間；在古西班牙國家壟斷一切的制度下，居民大部分不是當兵，便是在政府裏服務的，所以找不到私人的居所。

至於那些土人呢，則終年是在受苦中，平日沒有相當的職務，他們祇做着騾馬似的工作，把那從馬尼刺船上運來的貨物，肩荷過海峽地帶，搬運上那停泊在大西洋岸的天主教國王陛下的強大的軍艦上去，但這也不過是年年一次吧了！

那巴拿馬古城，對於近代的旅行社，正似一件上天特賜的禮品；它充滿了迷戀和幻妙！它事實上是一個可怕陰暗的巢穴，它同現今散佈於澳大利亞北部海灣的各地，是不相上下。——不健全，含有一種沉默的騷擾，被那些下賤的西班牙王的僕役所住居着。當時西班牙王雖仍統治着半個舊世界，但已在破產的危機中動盪着。靠着那些曾被放逐，而流離失所的猶太人的借款，而勉強在維持。

當時西班牙的得能維持他世界帝國的地位，却是古來最神奇的一件事了。更其在他領土發生問題以前，他能維持着那麼長的一個時期。他沒有海外殖民，政府的制度，是遲緩，卑殘，和笨重到不可思議的地步。那些可改變歷史的途程的重要發現，和結果的報告，都被歧視着，甚或置之不顧，似乎沒有人注意一樣。雖然有千萬的銀元，不停地流向西維里亞去，但西班牙王却從來不準時發薪的；他們營養不足，沒有醫藥上的享受，他們遭受着與他們同行的奴隸船上的奴隸一般的待遇。船衆在飢餓和他受着一切的痛苦時，公務員都因此暴富了，一點點的怨聲，可以引起碩大的壓迫；簡直比納爾遜的海軍紀律更嚴厲。

可是水手們在他們聖王陛下的海軍船隻甲板上的生活，比在他們的家裏的生活更困苦呢！

這個奇異王國裏的貧富階級正同其他國家一樣地維持着；當然，它們今日尚完全利用着過去文化上，宗教上，和社會上的體制。這些體制的重要性，正同印度的得治於英國一樣；一旦英國若放棄了印度，那末這個終日爲烈陽焦灼的半島，將不再顯示着它的生存；所存在的不過是數千里鏽了的鐵道，和連串的朽壞了的建築物遺址，無非是做了獅狼虎豹的巢穴吧了！

我是想來寫些關於巴拿馬的事情，但西班牙的領土問題，似乎是屬於大西洋方面的，所以我將把它略過。因爲老實說，我對於那個問題，實在太不熟悉呢！這個世界是太形天主教化了，信仰新教的人，實在不容易比那些處身貪污的走狗，更明瞭內中的情形。所以我所寫述的，大部分都是猜想吧了。但我疑慮着，這是否是那西班牙本有的生活的紀律，使西班牙人的生活，尚能在那祇有空殼的西班牙社會裏維持。

在我們自己的共和國裏，我們是很容易去取消，那些對於那信仰民主者毫無用處的死板紀律；並且，我國向來是反對學習外來的皮毛的。所以，我也不再去申說那反對的理由了。

但在學理上說起來，似乎應該爲了大眾的聽聞，而說上幾句：有時候，他們似乎是非常狡猾，但也正因爲如此，他們才能創造出他們的可稱爲「無價之寶」的規律；正像有天才的人，似乎是不十分需要教育，而沒有這種天才的人則拚命地需要教育的培養；一個天資聰慧的人，可以自己想出方法而行進，但一個普通的人，却祇能照着他人的規定而做去一樣。西班牙是最好的一個例子。即別國的組織等項，也都依着它狹窄的法典的規定，因爲這個法典有着驚人的魅力。在一切事物都將消滅的一百年中，僅有那個不朽的規律，使國家和皇朝依舊在行進中。羅馬的帝王們，和那些Byzantine的繼任者，也都應用了那規律的力量，來繼續了數個世紀的生命。

那些野蠻的土人們，雖然可以大踏步地在京都的街道上行走；或者可以盡量的誇言，他們可把佔領皇朝的意向付之實現。但是，當他真正地踏進了文明者的疆域裏的時候，他將不知道怎樣去維持那國家到幾百世紀；那時，他們的誇言和狂大，將似朝露遇到太陽的一樣消失，那些野性的盜寇，將很快地被那可怖的充盈着的習尚所執服，一點也無能爲力。

歷史上充滿了這類的例證，好像一切的新教，都是從約翰卡爾文的信條所演化出來的；我能够在理論上證明着，那羅馬教會，不過是一個歷史上的「好奇心」而已！當天主教起而責問，並爲它自身着想時，他即將敗亡；可是，在聖彼得的一派中，因教皇也逐漸信任它，在古埃及羽扇下，又指定了聖彼得的繼任者。如此以來，我疑信着恐怕祇有這一派的基督教奉者，才能於那其餘各新教支派，因缺乏這狹窄的儀典

而滅絕時，仍不失爲萬民信奉的獨一宗教了！

那末，什麼是使那些歐西或東亞各國，雖受外來的革命風暴所壓迫，而依然生存的原素呢？我以為不是別的，最重要的，却是那大多數人，都有一個一定的禮法。——即使那些英國人，瑞士人，荷蘭人，和丹麥人等，能够不發一彈，而把政府從「君主政體」變成「共和政體」；或者可以利用權力，私自變動一切人們的職位，以致使他們的身分發生高低；可是，他們都難逃一個最高的定律，那就是他們必須擁有一種風尚，而這些風尚，又必須是爲全民衆所一致擁有的。是像麵包與白塔油那樣的爲人所急需。

我們不妨這樣設想，如果沒有瑞典的哥斯塔夫，如果沒有尼瑞蘭的威爾希爾米拿，如果沒有挪威的海剛，那末這世界不是只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嗎？那還像一個什麼世界呢？也許上帶要禁止它的存在。所以，儘管民主本身是怎樣的「可笑」與「不妥」，但這正是民主可以因此獲得教訓的地方。

這巴拿馬小村，是在一千五百十九年建造成的；那時正當梅格林發現非列賓的前二年；也正是西班牙，把馬尼刺當作西班牙在亞洲東部領土的中心的五十年左右。這裏正是那些專對土人有所不利的惡徒的遠征軍根據地，但自從西班牙在非列賓羣島建造了新根基以後，巴拿馬便成爲一切從亞洲到西班牙的航路的要求，成爲商業上很重要的門戶了。

當時還沒有運河可通，祇有人力和獸力，在艱難中渡過；所以，每年有二個行旅的時期，那時可看到有成千的婦孺，也跋涉在那浩長遙遠的濕地上，因爲在服役中，西班牙當局認爲男女是完全平等一律的，婦女們也同樣可被鞭死，正和男子們所受的待遇一樣。

他們好樣一羣牧養的牲畜，在原野上彷徨着，在茫茫的天地間，期待着上帝給他們的歸宿。因爲這段旅程，是艱困而危險呢！

後來，那西班牙的龍船，可以在馬來海峽附近望見，更能在珍珠島附近行駛；因爲在許久年以前，西班牙還用着那笨大的龍船，而不用那小巧玲瓏的海船。

那一意固執，雖遇頓挫也不想改變意態，這或許就是西班牙失却爲「海軍之王」的主要原因。那些極大的船隻，被稱爲「水上炮台」的大戰艦，只能在風平浪靜的地中海上獲得勝利，但在那風浪極大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上，他們不能使用所有的重炮，他們不過是易給他人射擊的一個大目標罷了！當然，那些大炮的子彈，或許也能射中那些小型玲瓏的英國或荷蘭海盜的船隻，而使它毀滅。但那些海盜的小船，可以行駛方便，而在危險地帶自由閃避，可使大炮子彈難能擊中，而他們的子彈，則可每粒都飛上西班牙的「

「寶船」上。

那是一樁最危險的商業，當那些英國或荷蘭海盜，在阻攔那西班牙船時，必需依着曲線行駛；這是他們的最後一瞬間，生死存亡都是在這一瞬間；假若要跳水逃亡，那也必被從水中拖起，而被吊死在皇艦戰艦的旗桿上，因為聖王陛下，是絕對不容異邦的人；特別是對於那些攔劫他財物的海盜。可是，若那些海盜們能够幸運地衝入了炮彈着落點以內的時候，那末船上人們的生命，也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

海盜們大都首先集中攻擊那些西班牙船隻的輪梢，使那船舵損壞而不能行動自如；然後他們，再像獵狗追逐野豬似地，終天跟隨在後面，或者一天攻擊它數次，直到彈中要害，而使它降服與沉沒為止。

有許多海船，也有在太平洋的中流，發揮過荷馬式(Homeric)的驍勇的，因為往往有英國的或荷蘭的小船，在這離岸有一萬二千里的大海，過着海擊的生活。它們在美洲兩岸的海港內集居着，它們有時也冒着被土人暗傷，和被西班牙海岸哨兵發現的危險，而進入小灣去打取清水，或修理被擊壞了的船隻。

海盜們勝利的機會是絕對的少，失敗的比率是相當的高；但他們盲目的打擊，也足以使西班牙人感受到航程的不安。所以，幾年以後，西班牙的「寶船」改造得更大而更堅固，並且裝備着更多的大炮；有時竟也攜帶着幾隻較小的戰船，以便護衛，而隨時迎擊着海盜。

雖然捕獲海盜的懸賞，是非常大的；但這也不是絕對的保安辦法；更其是那些英國或荷蘭海船的好生意，更形起了不安。爲了這一點，使英國及荷蘭當局，在十六，和十七兩世紀時，對於海上防衛的改進，例如減少人員，增加效力等，盡過很大的力量。

我希望知道一樣關於古代海軍的建築的事，但他們當時生活的詳細情形，正同他們當時的科學和藝術的成就，一樣的難以考正。古代的事蹟，的確使我們難能置信，因為那時有大難的時期，也有承平的時期；那時的公共磨坊，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時；那時私人娛樂的歌唱，有被當作寇斯登馬斯的詩歌一樣的美妙。那時一知半解的人所講述的言詞，也有竟被當作今日愛因斯坦的學理一樣的重視！可是，有了那些中古世紀的偉人後，我們才開始知道一些當時的情形，因為有許多日期，和其他地方可考證的，證明是相當時有關。

傳說不足以使我們相信以前的事，祇有事實的證據，才是我們所依歸的；好像那瓊阿克燦爛的像型的發現，是值得爲近代學者的研討的。

但這種例證所能完成的，也是極有限的；因為當時的人們所能完成的事業，也是很有有限的；在缺少蒸氣和其餘工具的情狀下，他們不能做如今第一流的藝術家；他們不過做一個能賺錢的商業者，已是很滿足的了。他們更不需要去化費掉時間，去追求那些社會上的彷彿於名譽之塔旁的人們的所求，他們將他們的意思待價而估，把它變為金錢。

航運船隻的產生和發展，是最有趣的故事了！從中古世紀一隻方的簡陋木箱起始，進化到快船汽船為止；但關於那親手創造那船隻的人是誰，我們却全然沒有知道。

輪白萊特脫是被認為古代造船的僅有代表者，我們也相信他是一個真正的造船人；——他是一個忠實可靠的國民，他費了許多時間，帶領了許多工人，研究造船，他的夫人則管理家務。他們全是普通的國民，他們全都知道他們的工作是有價值的，當時就有一艘叫做鐵坦納克的下水了。這是一艘古老的木船。

後來，更有失克細絲號，在平安中渡過了海洋；我們不知道誰建造了那隻老船，但我們每坐在達令海岸邊的時候，很容易使我們想起這些偉大的事情的。

我想像着，假使那可憐的巴爾布，仍坐在他的船上，眼對着那同樣的海洋時，他將作何感想？或許他竟毫不後悔，只是思慮着，他應該怎樣地安全的駛行；假使他現在依然生存的話，那天造船事業一定可以格外進步；但他終於在阿克拉的公場上被梟首了，作為他辛勤勞工的報償，這是多麼痛心的事情啊！——但這事實經過的底細，我並不創造歷史，我僅把它寫述出來吧了！

我在昏沉欲睡的狀態中，又想像到這塊地方在當時的情形；船隻從東方掠奪了東西，必經馬尼刺而到達此海峽，直到抵達巴拿馬海灣深處時，便比較安全了！船上的貨物，便在此地卸下，一切箱籠物件，都叫土人肩荷，向北步行走，橫渡海峽。

這種行程大約要一個月，才能够完竣；中途死亡在這旁的，也不乏其人。最後箱籠物件，運達大西洋海岸，再從土人肩上卸下來，裝載於停泊於這裏的西班牙船上。

但這一條航路，是非常危險的，因為經過令華德島，和思的理恩的時候，常常運送到英國或荷蘭人的攻擊；海盜們在山石的島上，佈置着一切，同中世紀專事搶劫萊茵二岸的悍匪一樣。

這個把貨物從世界的一端，搬運到另一端，所用的方法，是何等的遲緩和笨拙；可是，兩世紀以來，亞洲美洲的白銀和黃金，都是這樣地不斷地向東流放著。

許多歷史家，在估計着從亞洲和新大陸所流向歐洲寶物的數量，但這是很難獲得正確的統計；可是，

這種金銀的突然的大批流注，實在影響舊大陸上的經濟生活很大；這是一種不幸的禍源。這大批金錢的湧到，使那十數紀以來，一向用着以物易物的人們，開始昏亂顛倒，它破壞了他們各階級間本有的平衡的權力分配，它也摧殘了那封建的領主，它更引起了精神革命的爆發，供奉了歐洲的大改革 (Reformation)。

首先，它當然會施惠給少數的幸運者，和社會中的冒險者，但它便認為是滿足利慾的處所了。因此，法國，英國和荷蘭，都不油然地產生了大批的航運使者；和領土獲得的先鋒隊；在充滿了殘暴和利慾的企圖下，他們是恥辱的一輩，他們是絕不能和考梯磁和畢財鹿相比的。他們是只求獲得他們所貪有的東西，甚至即犧牲你們的或他們自己的生命，也是在所不惜的。

西班牙人更在一千多年來，專在施行着幾乎難能相信的，不能容忍的暴行；不論見到印人或回教徒，不屈服他們，便得遭受殺害。祇有從美洲北部來的人們，才知道要容忍，才能够使白鵝生金蛋。而那些西班牙人想得金蛋，但又不去注意白鵝的感覺，現在我們也不需要再去重提這些不愉快的事蹟了！我們現在已熱愛着我們南部的民主國，它們是我國的好鄰居，我正應祝頌着它們在里亞格萊第統治下偉大的成就，我們要緊緊的團結着，以待去對付希特勒的野心！

假若那可愛的亞道爾夫獲得他的願望，但我們依然同他們是油水各不相融；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是比我們笨拙或情怯，祇因為他們所抱定的人生哲學，是和我們完全不同。他們是極權主義的崇拜者，他們的祖先，把羅馬帝國的極權主義，改變為羅馬教會的極權主義，更把哈布斯堡皇朝的極權主義併合在一起。

在政治上說起來，他們或許尚是處於主動的地位，可是在情緒上，和精神上說，他們實在是過去的極權主義者的奴隸；在最不動聽的言語下，他們是天主教化的一輩，但我們是信奉真正羅馬思想的人們的後裔，我們開國雖遲，我們却一向保持着我們所求的自由，我們為自由而奮鬥着，我們更將為自由而奮鬥到底。

現在，差不多每個人，都在為着自己，和世界各國的同胞，呼喊著容忍的呼聲；我想這種呼聲，恐怕還不是最好的方法，但是達令海岸一隻靜冷的長板凳上，人們的思想會變得誠實清醒。

我已經在運河區化了整個的一天了，另一天是在那羅斯福第一賜惠下的自由獨立日，巴拿馬共和國首都度過的。我不想用讚美的筆調，去作為他們款待我的報償。因為真正的「好處」，往往是和讚美的好處，是不相附合的；這是它們之間有根本不同的因素存在着；既然如此，那末就不必去把它們合成一起，「不好」。

也說是「好的」了！

這並不是我硬欲回復我們在中古世紀時代，對於南美的一種輕蔑的敵對的表示；我們應該毀滅此種不合時代的思想，我們應該更形友好，相互地愛護着，所以當南美的幾個總統，降臨到我們的國土裏時，我們總是用禮炮來迎接的！

我非凡相信，國和國之間，應該相互地敬仰，這是彼此相愛着更為重要。因為，要國和國之間，能够「相愛」，這是一種極難做到的事；而且，也是一件最危險的事！

我也許今後不再去南美遊賞了，因為那邊很少有使我發生興趣的東西；所以，這裏所寫的，也許是我最後的對於南美情形的陳述了。

我現在正坐在這已崩潰了的，古老帝國的遺蹟中的坐椅上默想，那帝國是爲了兩個原因而毀滅：第一，他們不能了解，和使用那最基本的，最有用的，實用的政治經濟。第二，他們認他們自己爲「信念的保衛者」的觀念太深。

西班牙的子孫，依然保有着他們本有的信念，繼續地以勇氣和熱誠，在保衛着他們固有的信念；值得我們佩服，但最近似乎仍舊有衝突存在。——北美洲對那塊運河區域的表示，和南美洲對那巴拿馬共和國主權的願望；——我覺得，假使我們能够了解一些對於我們的鄰居的關係，那末，我們總是退讓一點的好。

四世紀以來，那橫斷在我們面前的大洋，已經是變成地中海化了。因爲它也全然的繼任了拉丁的文化。所以太平洋在今日，可以說是站立在十字路口，因爲它正在很快地，變爲被美國所統治的海洋；而美國的文化，是北海和波羅的海文化的一種。

下一個記述，是關於那北海文化，波羅的海文化，和日本海的文化，在太平洋上的爭鬭情形；從此可以看出人類除掉在方法上，比較改進了些以外，根本還不能沒有那針對着他人的野心和企圖。少數的開明人物當然也有，不過大部份却依然和那野蠻的獸類，沒有多大的區別。——拚命地去攻擊或摧毀自己的同類，和那些不知道自尊自重的豺狼獅豹，豈不是完全一樣嗎？

我想寫一點關於發現太平洋的歷史，但這或許和本書不大相關，所以，我又覺得不需要去白化這麼多的時間，那末，我還是改寫一些比較有味道的，我們應該知道的，人類勇敢和忍耐的歷史吧。我所希望寫的，是那些最初發見太平洋的人們，並不是麥哲倫，或塔斯曼，或科克，因爲白種人是後來才到那邊的。遠